



战国宴乐射猎攻战纹壶

唐 复 年

故宫博物院庋藏一件战国宴乐射猎攻战纹铜壶（图版六），侈口、斜肩、鼓腹、矮圈足，肩上二兽首衔环，通高31.6、口径10.9、最大腹径21.5厘米，重3.4公斤。

此器是传世品，失盖。铜壶花纹上原有镶嵌物已失，由于在做成熟坑时进行磨光打蜡处理，将镶嵌物残迹掩盖起来，已不可知是何物质。原出土时间、地点不详，四十年代曾为德国人杨宁史所有，建国以后收归国有，五十年代初拨交故宫收藏。一九六五年四川省成都市百花潭出土铜器中有一件镶嵌宴乐水陆攻战纹壶^①，一九七七年陕西凤翔高王寺发现的战国铜器窖藏中，也有一对镶嵌宴乐射猎纹壶^②，均有盖，造型与纹饰风格皆与本器相似，唯器形略高大。

铜壶制作上起殷商，下至秦汉，随着时代的变迁，形制也不断有所变化。它既可作盛酒器，又可用来盛水。《周礼》中所说“六尊”，其中就包括壶尊。《仪礼·聘礼》：“八壶设于西序”，注：“酒尊也。”《周礼·挈壶氏》：“掌挈壶以令军井”，注：“盛水器也。”

故宫所藏的这件铜壶，从口至圈足遍布嵌错花纹。以双铺首环耳为中心，前后中线

为界，分为两部分，形成完全对称的相同画面。自口下至圈足，被五条斜角云纹带划分为四区，除二环上饰斜三角云纹第四区为六片（全器十二片）垂叶纹外，另三区均为比较活泼的以写实为特点的生活和战争题材图饰。

自上而下，颈部为第一区，共有十八人和二鸟兽，上下两层，左右分为二组，主要表现采桑、习射活动。

采桑组二树十人和二鸟兽，树上、下共有采桑和运桑者五人（似为奴隶），两树之间有二人，其中一坐者，腰佩短剑，似为监工，另在树下仰卧一人，状似幼儿扬手哭叫，或即某一采桑奴隶之子女（图一，左）。下层的二人中，较高大者应为主人（奴隶主），后随一矮小的近侍，似为出猎归来，地上陈放的一鸟一兽应为猎获物（图二，左）。可见此处所表现的并非“采桑之礼”的活动，而是奴隶们被迫从事采桑劳动的记实。

习射组四人在一建筑物下，前设侯（图一，右）。《小广雅·释器》：“射有张布谓之侯，侯中者谓之鹄……”，就是箭靶。一人主射，一人从射，后有一人扶弓持箭，或为司射。前有一人跪坐檐下，应是获者。《仪礼·乡射礼》：“司马又命获者……”，注：“获者亦弟子也，谓之获者，以事名之。”疏：“以事名之者，以其唱获，故名获者也。”《乡射礼》又说：“获者坐而获”，相当于现今打靶（或射箭比赛）时的报靶员。下层四人，似为列队待命习射的弟子。高王寺壶上描绘得比较清楚，下层队列前有台阶，可以拾



图一 纹饰第一区，采桑、习射（局部）